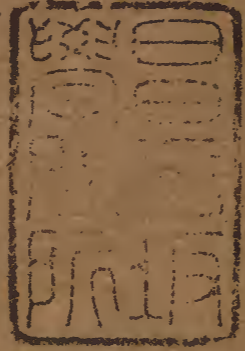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一百一
卷之一百二

庫	文	閣	內	
一五三函		三〇〇九		漢書類
七架	六〇	九		

庫	文	閣	內	
三六函		三〇〇九		漢書類
一七架	六〇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51)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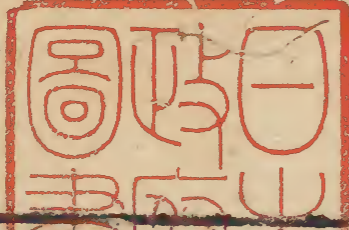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一

吏一

淺草文庫

後學太倉劉大綸校

論三省

林駟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
書省統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
納之命則唐與本朝也且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任
漢選貢游克為加官掌侍左右分典服物嚴助詞臣
得備顧問安國名儒特掌唾盂其微可知也中書令
漢官特少府屬之職晚年倦政游宴後庭遂置中書

俾領章奏武帝初用宦者成帝懲用士人甚欲輕其
權也秦時少府主發書殿中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
蠶室至賤之人通掌圖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秦
時以善射者掌事謂之僕射乃謁者冗從之徒後置
尚書雖優此官而任猶輕焉此三省之職起於秦漢
然也西漢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事東都事權歸臺
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萬機令則總領紀綱
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魏武置秘書令
典尚書之奏事文帝置中書令罷秘書之官屬遂以
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以秘書右丞爲中書令職

重情親專掌機要而中書之任始重東晉以後天子
以侍中常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入侍帷
幄出擁華蓋嵇紹爲侍中身捍乘輿楮翼爲侍中面
叱峻兵於是中書之權分而門下之機重矣此三省
之任重於東都魏晉然也降及南北大抵循襲唐因
隋制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命太宗爲尚書令封德懿
爲中書令高士廉爲侍中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故
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如武德間以裴寂德
彛爲左右僕射正觀初以蕭瑀無忌爲左右僕射皆
爲宰相之職其制可見也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參

預故有叅議朝政叅知政事之名又其後或加平章
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帶之惟侍中中書令則否
故有平章同品之名然唐爲此號者蓋欲合中書令
之權耳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也理
勢不可復分也國初三省長官第爲空名惟侍中有
真拜者在國初則范質趙鼎此則丁謂馮拯韓琦
而已是雖以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
合爲一故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必曰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蓋國朝之制名曰沿唐而實異於唐歟元
豐正名三省並建分職設局如貫繩然愚所深惜

者小人用事托公濟私其弊有三蓋不可不論且王
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
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爲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
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
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
右相之弊一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政
皆協力又韓縝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
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
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

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爲公相宰執大臣皆居下益肆其無忌憚之心噫可嘆也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嗟夫右相偏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左相偏重之弊李清臣非不辨之辨之卒不能至公相專恣之弊宣和詔令非不言罷而或以爲噬臍之悔甚至

與權臣効之開禧權臣又効之識者蓋爲浩歎罷平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今日宜率由之以爲萬世家法云

又

馬端臨後同

按以三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其說肇於魏晉以來而其制定於唐然中書尚書之名始於漢通典言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則中書尚書只是一所然攷霍光傳光薨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所言

不善屏去不奏魏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
顯及禹山雲等言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
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爲
二蓋尚書在漢時乃御前管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
言昧死上言尚書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
廢昌邑王亦是尚書令讀奏武帝雖令宦者典其事
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闥謹慎可屬大事輔少主
則以光領之光薨而山繼領其事蓋既以大臣之秉
政者領之則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爲
二封意正本則徹中書而人主閱之副封則徹尚書

而大將軍閱之自此始判而爲二而有內外之分此
顯禹所以有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之說歟霍氏
既敗張安世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
安世職典樞機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聞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
之時丞相乃蔡義楊敞也張安世領尚書時丞相乃
魏相丙吉也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
然於宰相並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
令而佯爲不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
尚書所議之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

漢丞相府

有東曹西曹爲處掾屬議政至魏明帝常卒至尚書
令之地於尚書並無干預門陳矯爲尚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然
則魏時尚書猶去禁中不遠及唐初始定制以三省
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分
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
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焉諸名之中所謂
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
參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爲真宰相之官至宋
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旣不當儕

之他官而其上則不當復有貴官矣自唐開元以來
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
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
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
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爲之宜
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
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
輩蜂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爲而必欲
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
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

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為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之竊地者為之權臣之擅政者為之蓋雖官極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

論樞密

按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

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使者專橫如此朱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為崇政院以敬翔為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

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為贅疣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朝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脩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

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廡三省始留身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例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府雖持正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為相溫

公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言然則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兩府皆儉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以文馬之儔參錯其間矣

論樞密宣徽院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畧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於宋朝則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勲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廢罷云

論宰相兼樞密

林駟後同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畢公為公兼任司馬嗟夫軍旅

之事非縉紳之所當預將帥之權非廟堂之所可侵
周人必使兼統不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也握兵
大權也身為大臣不得與知則渙散不通彼此不
相濟其弊豈勝言哉嘗以周之六官攷之冢宰所以
掌邦治統百官也司馬所以統六師平邦國也二卿
適相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噫
先王之為慮也遠矣故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
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
之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屬之際而
有貫通之意寓此周人所以為良法歟自廉藺立敵

而將相之職分田吳爭功而軍國之權偏更秦歷漢
官制益紊諸呂兆釁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
交驩太尉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
相敞至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夫以
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無所不統
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
東府之勢自朝廷而言則曰軍國而軍先於國自士
夫而言則曰將相而將先於相古人事權一切倒置
中書主民樞密主兵兩不相通而天下之事紊矣我
太祖肇造區夏削平僭偽范質趙普皆以宰相兼樞

院之柄家法相傳至今不易故時方有事則叅議機
謀之秘時方無事則各任兵民之寄太宗朝獲繼遷
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
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養視
招徠繼遷果動九重撫髀之嘆真宗朝契丹寇邊之
舉非細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
政密院雖專兵須本中書於是建議親征尺箠答之
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當是時也二府雖有同議
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曆間西事方興因富弼之
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

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未幾邊事旣寧而兼職遂
罷於慶曆之五年建紹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
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
興之日未幾和議旣成而兼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
六年然亦觀慶曆紹興兼樞之效平方夷簡判樞院
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
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
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猊僅以身免而
北虜始懼矣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
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

之功康定戎酋歸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滕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

論兩府之職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

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冢宰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氏及掌兵若無與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防閒之道其事不可勝弔矣故諸呂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

丞相敞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不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王民密院王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耶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為中書耶則兵柄相維有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

權裂矣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知之興兵薊門之後非末故也密院謀之而中書不預聞之此田公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也迨夫景德間真宗每得邊奏必送中書於是其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咎之而北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自寇公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

非川和錄 卷之四 十一
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迨夫慶曆間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是宰相有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師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領之效歟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益裂矣趙明與西人戰密院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此滕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迨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邊事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

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剗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巍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噫自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得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曆之善謀密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

論大將軍等官

馬端臨

按兩漢以來大將軍之官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任出宰相之右隋唐以後則無其官然唐有都副元帥宋有都督宣撫皆以為將相重臣總師征討者之官蓋都督元帥宣撫即兩漢大將軍之任也故各叙其事於大將軍之後又都督之名始於魏晉之間謂之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權任甚重至唐則每道有都督府特以為州牧之職而已宋中興後所命都督始復魏晉之舊故唐之都督別自為門在州牧刺史之後而此所叙者不及之云

論漢唐宋九卿

林駟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

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
 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
 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
 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
 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眷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
 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
 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
 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
 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
 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又觀周之建

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
 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
 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
 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
 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
 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皋陶二垂二契二伯夷
 二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
 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
 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復
 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

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衙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

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臚鴻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論翰苑

馬端臨 後同

右翰苑經筵在近代為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

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畧不叙述則爲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待詔則漢武

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文學之類是也至於出入禁闈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但學士院之官所職叢雜不一而其位亦高卑不等唐多以他官兼之中世以後則所掌者制詔而已至宋則又以唐所置集賢殿講讀之官隸之元豐官制旣行而講讀始去翰林之名自爲經筵之官矣故經筵附見學士院之後存其舊也

論學士待制

按學士待制二官始於唐皆以處清望儒臣俾備顧問其初既無專職亦無定員宋因其制而以三館為儲才之地故職名猶多元豐新官制其職名之元不附麗於三省寺監者皆從廢革然除昭文集賢二學士元麗中書門下省外獨翰林學士一官在唐以無所係屬而最為清要故不可廢而諸學士待制則以其為三館清流未欲遽廢故以為朝臣補外加恩之官蓋有同於階官而初無職掌矣龍圖閣為儲祖宗制作之所故其官視三館自後列聖相承代代有宸奎之閣而建官亦如之於是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之官始不可勝計矣野處譏其濫及俗吏童駭然職

名既多自不容不濫施也又所謂學士直閣者尊卑

不同故難槩稱如觀文為宰相資政為執政端明為簽書龍圖以下為尚書然皆學士也

直龍圖煥章等閣為藩閫監司之貼職直祕閣則卑於諸閣然皆直閣也於是捨學士直

閣之名而就以所掌殿閣呼之遂有下紫宸奉天章

之稱則以為名稱非便而改以他殿閣然所謂端明

龍圖顯謨敷文煥章之類亦俱非人臣之稱為流傳

既久曰某端明曰某龍圖不覺其非宜耳昭文集賢

元隸兩省既已叙其事於各門殿閣學士待制與翰

林學士元皆無所附隸故叙殿閣於翰林之後

論臺諫

宋志

熙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耶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奏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爲御史執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復言事矣蓋法之弊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略其資格趙抃曰用京官恐非體又不委知雜專任中丞亦非舊制帝曰唐以布衣馬周爲之用京官何爲不可知雜屬也委長爲是侍御史劉述奏曰舊制舉御史必官并京朝資入通判衆學士本臺承知雜更互

論薦每一缺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今專委中丞則愛憎由已公道廢於私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擅竊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勿聽既改法著作佐郎程顥王子韶謝景福方爲條例司屬官中丞呂公著薦之遂以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宣仁太后聽政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叔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廷范祖禹爲正言童惇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得無有近習援引乎太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惇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

他徒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故
 事不可違於是吕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
 純仁皆被親嫌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
 臣故妨賢寧臣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
 懷奸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恐非國之
 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侍從以上各得奏舉於
 是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各舉諫官二員
 純仁改除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論牧伯

陳祥道禮書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
 州長卿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
 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
 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
 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眾以
 其民之眾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
 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
 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眾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
 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眾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
 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
 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

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

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商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

周亦無王畿建伯之理

井川和編

卷之百一

三十一

傳曰晉侯享請公屬鄧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之制使伯佐牧蓋以所傳謂五侯者五牧也九伯者佐侯之伯也孔穎達申之以為一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卷之一百一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

後學山陰俞應策校

吏二

論行省

馬端臨後同

按行臺省之名雖始於魏晉之間然兩漢初興高祖所以委蕭何世祖所以命鄧禹其權任蓋亦類此唐天寶以後以盜賊陷兩京夷狄侵畿甸則或以大元帥副元帥命親王勳臣為之然但可任專征之責而

他事則稟朝旨則亦未嘗備行臺省之事也至其末年方鎮擅地請節於是或以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

王爵命之如錢鏐馬殷王審知之徒蓋名為奉正朔而實自為一朝庭矣然則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常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謗忠簡之言固篤論也

論使相

按三朝國史職官志叙元豐寄祿新格以階易官謂開府儀同三司即舊使相然使相者是以侍中中書令平章事加節度使之謂也自唐至宋皆有之而事體微不同唐則多以同平章事加節度使之立勲勞而久任者蓋將而寵以相之名也宋則多以節度使加平章事之有德望而罷政者蓋相而寵以將之名也合而言之位兼將相品極文武之稱今旣曰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使相矣然韓絳為開府而復加以鎮撫節文彥博為開府而復加以護國山南之節蔡京

爲開府而復加以安遠之節則是且爲開府且爲使相而使相之名未嘗廢矣又况神宗更官制之本意實以三省寺監之官無職掌爲非遂欲易而正之如改左右僕射爲特進則遂以僕射爲宰相之職改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則遂以左右丞爲執政之職令節度使之在宋其無職掌與開府儀同三司一也何煩以開府易之况有開府之後宰相之除節度使元未嘗廢乎竊疑開府儀同三司特專以儀同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而於使相節度使無預張演著職官記叙元豐新官而并著舊官於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只注

舊官云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而不言使相雖與史志不合似爲得之

論節度使等官

按節度使在唐爲闔帥觀察團練使在唐爲監司防禦使在唐爲邊將刺史在唐爲郡守至宋則闔帥監司邊將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序故叙其事於將軍都尉之後

論州刺

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

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以治中別駕為郡官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為節度觀察諸史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為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閩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為列郡之元僚蓋雖冒以節度推官

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故叙其職於州佐之後而不並之於戶曹理掾之流存其舊也

論郡丞

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酷吏傳言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明守不可卑視尉

也然武帝欲以甯成爲郡守公孫弘言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以爲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爲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以事按宛令下之獄威震南陽則知漢時都尉蓋不特典軍而未嘗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

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太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權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置官而守就治其事猶宰相之兼元樞是也通典叙郡尉而以置之郡佐之未非是故今以次郡守

論州縣奉承監司之難

按野處所言以爲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布蓋唐制一道兵政屬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

度多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然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難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至宋則監司各自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始煩矣然宋之監司雖多而一司猶不過一人專之也若夫司存鼎立而每司之稱牧伯刺史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郡每郡則稱守者數人比肩而以臨乎縣每縣則稱宰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民則其誅求之苛密奉承之不易又振古所無也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奔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

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
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
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
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
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
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雕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興城
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

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
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
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
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
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
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輕
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
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

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論重守令

吳萊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分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曾未幾何南北虎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

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爲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寢爲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遼國兩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太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會荆襄兩淮又爲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云夾攻黎雋奇兵竟成幹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蹕江閩嶺

海之所犇轉及其旣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爲天下最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爲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以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

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以三歲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承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

漏塗捺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或多賦吏兵則自近戍遠旣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

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
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
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碍例而皆不
足以有為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
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
無見食東廂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能以
賑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滋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
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
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
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

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於上已
而山東獅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
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
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
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蒞政理財治軍四者之
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兵
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
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
歐陽子之所集為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
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

予亦過論矣哉

重遠

蘇洵

論重吏處指卷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

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檇杙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

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

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其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

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散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

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冥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敝車蹩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受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

中矣

遠選

宋志

川峽閩廣阻遠險惡中州之人多不願仕其地初銓格稍限以法凡州縣幕職每一任近即一任遠川峽廣南及沿邊不許挈家者為遠餘悉為近既分川峽為四路廣南東西為二路福建一路後增荆湖南一路始立八路定差之制許中州及土著在選者隨意就差名曰指射行之不廢太平興國初選人孟巒擬賓州錄事叅軍詣匭訴寃坐流海島自是得遠方者不敢辭既而詔川峽嶺南福建注授計程外給兩月

期違則本州不得放上遣送闕下除籍不齒或被疾則所至陳牒長吏按驗付以公據廢痼未損則條狀以聞雍熙四年又詔選人年六十勿注遠地非土人而願者聽凡任廣蜀福建州縣並給續食初嶺南闕官徃徃差攝至是詔州長吏試可者選用之罷秩奏送闕下與出身淳化間又詔嶺南攝官各路惟許選二十員以承乏餘悉罷歸始令嶺南幕職許携族行受代不得寄留至道初申詔劔南州縣官不得以族行敢有妄稱妻為女奴携以之官除名初榮州司理判官鄭蛟冒禁携妻之任會蜀賊李順搆亂其黨田

子宣攻陷城邑而蛟捕得之擢為推官至是知梓州
張雍奏其事上命戮蛟而有是詔咸平間以新恩循
按四州瘴地選荆湖福建人注之吏部銓擬官悉標
其過犯自是凡注惡地令不須書又詔規避遐遠違
期受代勘鞠責罰就移遠地神宗更制始詔川峽福
建廣南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
免其赴選於是八路自常選知州而下轉運司置員
闕籍具奏書應代時日下所部郡眾示之凡見任距
受代半年及已終更者許用本資序指射有司受而
閱之定其應格當差者上之審官東院流內銓審覆

如令即奏聞降敕若占籍本路或遊注此州皆從其
便惟不許官本貫州縣及鄰境其參擬銓次悉如銓
格無願注者上其闕審官而在選者射之武臣之屬
四院三班院者令樞密院放此具制後荆湖南亦許
就注或言土人知州非便法應遠近迭居而川人許
連任本路常獲便家實太偏濫王安石曰分遠近均
禁佚也中州士不願適遠四路人樂就家便用新法
則兩得所欲况可以省吏卒將迎官府浮費邪何正
臣又言蜀人之在仕籍者特眾今自郡守而下皆得
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寮案吏民皆其鄉里親信

難於徇公易以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廷而他官兼用土人量立分限度經久無弊兼聞差注未至盡公願許提刑司索案牘寬察之奏上法不為改但申嚴提刑司互察之法元祐初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均之弊有七諸路赴選中試乃差八路隨意取射一也諸路吏部待試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二也八路雖坐停罷隨許射注待次者又許權攝祿無虛日而吏選無愆犯亦太率四年方再得祿四也土人得射奏名者免試就注家便年高力憊不復望進往往營私廢職五也仕久

知識既多士人就射本路不無親故請託六也八路監司地遠而專設漫滅功過名次人亦不敢爭校故有力者多得優便而孤寒滯却七也請併八路差盡歸吏部為便既而吏部亦請用常格差除盡悉歸之銓紹聖復行舊制且許八路人廕補出官即轉運司試中注闕重和間臣僚又言其弊轉運以軍儲吏祿供饋支移為已責而視差注為末務往往付之士案吏胥定擬而筌廳視成書判而已注闕之高下視侷之厚薄無賂則定差之牘脫漏言詞隱落節目及其上部必致退却參會重上又半歲矣以是缺多而不

調者衆宜督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却無多寡
爲之課而賞罰之庶可公注擬而絕吏賅乃命立考
課法建炎初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惟四川仍舊
制初累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
人兩與薦選者試刑法於漕司以合格者注攝兩路
謂之待次攝官更兩任無過則錫以貞命至是雖歸
之吏部踰年無願就者復歸漕司自神宗朝宗室不
許調川陝官至是宗室多避難入蜀乃聽於四路注
擬八年直學士院勾龍如淵上疏謂行都去蜀萬里
而比歲窳闕歸之朝廷寒遠之士困抑者衆願參酌

前制稍還漕銓之舊立爲定格使與堂除不相侵
遂命以小郡知州監以下仍付漕司差注其選人改
官詣司公參理爲到部人稱便焉

官階

岳珂

岳氏隗郟錄曰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
學列爲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
蔭叙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沂源而
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
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考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考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群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某品所謂品者

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蓋遠益訛遂為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列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班未之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為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大監初

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爲九品秩定
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
第四第五爲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
勉爲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
則以居下者爲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易以爲班
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
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
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湏而成將軍釐定百二十五
號爲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湏軍號者凡十四號
別爲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爲十品二十

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
爲禮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
太保太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巴陵汝陰二王後尚書令品爲第一自此以下明列
爲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亦
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益可信也比裂於齊事遵元
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
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
復分上中下焉蓋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
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祖初班行

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以為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於魏之列品顧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為正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正曰從截然而不可紊矣還攷梁制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為用而貴賤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正於梁隋即廢矣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元豐後來始以寄祿無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係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為別此則言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群之

始本非始言人品者故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者固當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於魏無以知其名不考於梁無以知其意在今日名訛於魏意訛於梁而品不復為輕重蓋亦反其本哉唐開元二十五年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猶有上下階蓋隋煬暫廢之規至此復見本朝乃盡合之也又曰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為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珂按高峻小史劉昫傳元魏高祖

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相對曰陛下刊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為門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他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皂隸闈豎伎術混為一區為不同也

又

馬端臨

按愧郟錄前段攷訂特為詳密然此所謂九品者官

品也以別官之崇卑陳群所謂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優劣二者皆出於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為人品官品自為官品岳氏合而為一以為官品者逆設之以待某品之人此說恐未然劉毅衛瓘論中正九品之弊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謂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傷損風俗其弊不細岳氏專舉此段以為官品即人品之明證然詳其所言蓋如後世權貴之人挾勢取科第于薦舉之類耳非謂中正

非八和絲 卷之百一
者逆設此官之品目以待所舉之人也蓋官品之制
即周之所謂九命漢之所謂祿石皆所以辨高卑之
等級其法始於魏而後世卒不能易若中正所定之
人品則始於陳群魏晉間用之以舉人物六朝因之
然其弊已見於立法之初自隋唐以來一以科目為
仕進之塗而中正九品之說久廢矣想當時必以人
物之賢愚優劣分為九第之目如班固古今人表之
類但史所不載無由知之然決與此官制之九品不
相干固難因其同時同名而遂指此為彼也

官職

元豐未改官制之前大率以職為階官以宰執言之
如吏部尚書階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職尚書禮部
侍郎階官 參知政事職 之類是也然所謂吏部尚書
禮部侍郎者未嘗專有所係屬治其事則以為職不
治其事則以階官猶云可也猶選人七階則皆以幕
職令錄之屬為階官而幕職令錄則各有所係屬之
監司州縣遂至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為階官而為河
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判
官為階官而為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為
軍判官為階官而試秘書省授書郎者其叢雜可笑

尤甚元豐時未暇革正至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其事遂以承直郎以十七階換之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

